

张鸣说 民国

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

张鸣◎著

民国很不幸，国家很弱，又赶上一个丛林时代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，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；近邻日本，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。所以，难怪文人们老是骂街，老是抱怨，幸好，在抱怨和骂声中，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，记录下来，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也可作为更深层的思考。



民国，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。

张鸣说 民国

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

张鸣◎著

民国很不幸，国家很弱，又赶上一个丛林时代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，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，近邻日本，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火掉。所以，难怪文人们老是骂街，老是抱怨。幸好，在抱怨和骂声中，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，记录下来，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也可作为更深层的思考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鸣说民国：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/ 张鸣著. —北京：
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13.10

ISBN 978-7-5008-5650-4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民国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6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37605号

张鸣说民国：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

- 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葛忠雨 傅 娉
责任校对 张圣南
责任印制 栾征宇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：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; (010) 62005039 (营销出版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9.5
字 数 320千字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定 价 35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民国是个乱世，但这个乱世有自由。因此，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。奇怪的是，做得风生水起的文化人，却个个对民国不满意，批评的多，骂街的也多。民国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，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，他们就用这个空间去骂给他们空间的政府。面对这样的批评和骂街，北洋政府没脾气，国民党政府想要干涉一下，但基本上也没脾气。他们没这个胆量，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。

不仅骂街的文人，对民国不满意，民国的政治巨头，对民国的状况，更不满意。袁世凯不满意，因为他不敢对手下的军头们来横的，只好优容。连政府各部的部长，开会迟到，通宵聚赌，他也无可奈何。至于文人，就更管不了。自己的孙子想上北大，跟校长打声招呼，校长说，让他自己考，考上就上，考不上就算了。后门，没有。孙中山和蒋介石也不满意，觉得民国的自由太多，年轻人只知道要自己个人的自由，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。大学的老师们，教坏了年轻人。中国只能有民族、国家的自由，不能有个人的自由。

民国的自由，源于文化上的开放和解放。清朝是个特别封闭保守的王朝，士大夫在这个王朝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禁锢。思想上禁锢，不许胡思乱想，文化上有文字狱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人告发，进了监狱，想活着出来，比登天还难。连肉体上的放松，也遭遇了空前的限制。官僚士大夫不许嫖娼，过去靠名妓获得灵感的人们，思维空前枯竭。到了晚清，西方的介入，不仅带来了异域的文化，而且导致政治思想控制的大放松。官僚士大夫，逛胡同成为常态，放言无忌，也没什么人来管了。这样的放松，一直放到民国，读书人精神和肉体，无比舒泰，创造力陡然增加。所以，民国的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，人才辈出。后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，个个都是民国的产物。

这样的自由，不仅让文化人得意，其他三教九流，各色人等，都活泛起来。军阀、流氓、土匪、商人、掮客、买办，无论人坏人好，都很有性格，随便拎出一个来，就都有故事，个性鲜明。一句话，活得人模人样的。

民国很不幸，国家很弱，又赶上一个丛林时代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，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，近邻日本，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。所以，难怪文人们老是骂街，老是抱怨。幸好，在抱怨和骂声中，民国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，记录下来，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，作为更深层的思考，也可。

这就是民国，一个说不完、也说不清的时代，一个有故事，有个性的时代。

张鸣

2013年9月14日

第一章 时政

- 002 清末民初的二政府
- 004 民国元年的第一天
- 011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
- 018 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问题
- 024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
- 028 革命的会党之灾
- 032 辛亥革命前后，摇晃的中国
- 039 革命的政治学
- 042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
- 049 武力统一：巅峰上的噩梦
- 059 兵变与政治
- 064 头一个国会那点事
- 067 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
- 071 直皖之间：由裂痕到沟壑
- 079 中国的火药桶湖南

第二章 武夫

- 088 袁世凯的“选举”
- 090 有权时，忠言才逆耳
- 093 小站练兵的风波

- 097 袁世凯：礼太多了人就靠不住
- 100 严修与袁世凯
- 103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
- 106 在北洋狗和北洋虎之间
- 110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
- 116 梁士诒：财神的道德烦恼
- 119 好客的张宗昌
- 122 徐世昌：官运挡不住的人
- 125 军阀：撒钱的兵法
- 128 曹锟：傻人有傻福
- 131 “臭棋篓子”段祺瑞
- 134 张宗昌：“三不知”将军和他的诗
- 139 韩复榘：军汉的审案爱好
- 141 孙殿英和他的“麻将相术”
- 144 谭延闿：“文甘草”的故事
- 147 总理县长唐绍仪
- 150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
- 154 汪精卫和陈公博：两只老虎跑得快
- 157 赵秉钧：失了手的警察头子

第三章
文苑

- 162 “子见南子”的现代性事件
- 165 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
- 168 武夫军汉办大学
- 171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
- 174 六十五年前的学生档案
- 177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

- 180 梁启超和胡适的“医疗事件”
- 183 旧医，还是中医
- 192 关于“饿乡”的老生常谈
- 196 名士和老妈子之间：不得不说的故事
- 201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
- 204 革命·诗·酒·佛·女人
- 206 茶壶、茶杯和牙刷
- 208 文人打手的故事
- 211 大学者的“呆气”
- 213 留辫子的大师
- 216 顺人章士钊
- 219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
- 221 牛人熊十力

第四章

- 226 多面相的民国农村和农村问题
- 231 文明帽的故事
- 234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
- 238 一旦革命成了功
- 241 从将军到村长
- 247 花界里的爱国运动
- 252 穿长衫的军人
- 255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
- 258 选举与美女经济
- 261 太政治的“花业”
- 266 露胳膊的女人和武人的风化
- 269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

- 272 粪业、粪捐与粪政
- 275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
- 279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
- 282 大赌伤身
- 284 流氓大亨的脸面
- 287 杜月笙的“维权”生涯
- 289 被“侠妓”的小凤仙
- 293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
- 296 双枪兵与双枪将
- 299 吃空饷的今与昔

第一章

时政

清末民初的二政府

民国元年的第一天

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

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问题

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

革命的会党之灾

辛亥革命前后，摇晃的中国

革命的政治学

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

武力统一：巅峰上的噩梦

兵变与政治

头一个国会那点事

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

直皖之间：由裂痕到沟壑

中国的火药桶湖南

清末民初的二政府



这年头，新闻老有刺激人的东西，即使央视的新闻也如此。有一天，在央视《新闻会客厅》节目做客的河南公安厅厅长说，他们省有些地方有段时间治安恶化，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。

我相信，厅长的话，说的只是河南省个别地方，而且已经是过去时了，但即便如此，还是让我吓了一跳。

警察是干什么的呢？三岁孩子都知道，抓坏人、维持治安的。一个地方治安坏到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个地方政府近乎失控，已经由别的什么势力来控制了。

这样的事情，过去也有过。比如晚清东北好多地方，政府管不了，就由地方上的胡子来管，每支队伍管一片，对外不叫胡子，叫保护队，这片的老百姓，不给政府交粮纳税，却给保护队交保护费，我们赫赫有名的张作霖张大帅，就是干保护

队出身的；河南也有这样的事，民国时期豫西有个别廷芳，占了好几个县的地盘，说是要自治，这些地方政府管不了，全由他来管，对老百姓生杀予夺，但如果安分过日子，的确也加以保护。民国历史上，长江流域的洪帮，四川的袍哥，陕西的哥老会，上海的青帮，都干过跟政府分庭抗礼“保护”一方的事情，这些帮会，就是二政府。

凡是正统的政府治理失效，秩序失控，就会有黑社会的势力出来代为维持秩序，维持一种黑社会的秩序，一种规矩和规则都跟正常社会不一样的秩序，老百姓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也只能接受这种秩序。

晚清和民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，是因为战乱和分裂。国家整体秩序混乱，地方政府腐败无能，只知道刮地皮，却无法维持哪怕起码的治安与秩序，甚至只会扰害百姓，这种时候，一般就会由黑社会出头，用非常手段，建立非常秩序，在混乱无序与黑社会秩序之间，老百姓只能选择后者，因为后者带来的损害多少要小一点，于是，这种替代政府的二政府现象就出现了。一般来讲，这种替代往往处于地下状态，只有在政府特别失人心，或者黑社会势力特别强大的情况下，黑社会才会市面上招摇，而维持秩序的警察，才会不敢穿制服上街，因为穿制服上街，既讨黑社会的嫌，也招老百姓的骂。

其实，在二政府统治下，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尽管由于政府失效，老百姓在有冤难伸而且特别想伸的时候，也会求助黑社会，而且凡是出现二政府的地方，根据黑社会中人的品性，有时候也会主持一点公道，但是总体来说，那种秩序绝非正常的秩序，往往是靠非法的暴力来维持的，就像当年的别廷芳一样，他的话就是法律，说杀人就杀人，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。服从二政府的治理，只是由于不得已。

民国元年的第一天



1912年1月1日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。其实，这一天，在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眼里，还是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。而对于一些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，则是黄帝四千零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。只有少数在华的西方人和在租界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眼里，才是公历1912年的元旦，一年的开始。然而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将这一天定为民国的起点，民国元年的第一天。

民国纪年，基础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公历，但是却把1912年作为起点，一个新时代的起点。采用公历，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，跟临时政府体制一样，全新的美国架构，一套当时公认最先进的体制。而建元的做法，又带有传统的痕迹，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，改换纪年，表示万象更始。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，时间开始了。

时间开始的那一刻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，宣告中华民

国成立，一个全新的共和政府问世。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，新的总统府，在各省代表面前，宣誓，词曰：“倾覆满清专制政府，巩固中华民国，图谋民生幸福。此国民之公意，文实遵之，以忠于国，为众服务。至专制政府既倒，国内无变乱，民国卓立于世界，为列邦公认，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。谨以此誓于国民。”然后，身穿西式礼服的孙中山从各省代表手中接过大总统印，启印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。显然，共和国的创立者们，选择元旦这一天开国，是刻意而为的，为的就是开始一个跟公历元旦重叠的起始点。为了这刻意，政府组织相当仓促，元旦那天，仅仅选出来一个临时大总统，连副总统和内阁阁员，都是第三天才问世的。显然，他们没来得及。



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天，他给当时

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大楼

为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打了一封电报，表示他不过是“暂时承之”，意思只要袁世凯肯反正，这个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。但是，被让的对象袁世凯却并不高兴，相当不高兴。虽然说，他并不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，热衷于做曹操或者王莽，取爱新觉罗氏天下而代之，也有点怕背这个罪名，但对于清朝，也没有多少的眷恋，毕竟，这个王朝不久前曾经很无理地得罪过他。可是，他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，也毫无信心。作为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官僚，他深知当年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。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，骤然之间没了皇帝，并不是一件好玩儿的事情。对他来说，最佳的方案，就是他此前热衷的君主立宪，保留清室的帝位，把老对头摄政王载沣赶走，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，而责任内阁则由他负责。他没有君主或者总统的头衔，但却实际控制一切。当时的清政府，其实已经大体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。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工夫，原本气壮如牛、包揽一切的

清室少年权贵们，已经满口答应将政体从原来设计的德日二元君主制，迅速进步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。

刚刚在几个月前还豪气冲天，强行驱散立宪请愿代表，推出皇族内阁的摄政王载沣，面对武昌起义、遍地烽烟的局面，居然马上变得像绵羊一样乖，像绵羊一样的百无一能。在内阁会议上，他听任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摆布，老老实实同意请袁世凯出山，全然忘却了他是怎么把人赶走的。即使跟他同为少年权贵的现任恭亲王溥伟提醒，这样做对他不利，他也无可奈何。而那桐这个号称当年最聪明的满人，不管当时算盘如何，他后来说起用袁世凯不过是赌博，赌一把，还有希望，不赌，就只有等死了。在本年的五月还踌躇满志的满人亲贵，终于发现其实他们一点用都没有，一点本事都没有，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也就只能抓了。

大权在握的袁世凯，虽然还有些牵制的因素，但基本上可以控制北方。理论上南北方正在交战，但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，先是袁世凯的代表跟武昌的黎元洪的代表谈，然后是南北方的代表在上海谈，同时，段祺瑞也派了人，在跟南方一些军政实力派谈。袁世凯的意图很清楚，坚持君主立宪，让清帝虚位。这个主张，也得到了列强中的日本和英国的支持。在南方阵营，最接近袁世凯主张的是黎元洪。这个原本被革命党人拿枪逼出来的都督，真的行使起权力来，还真的非等闲之辈，在立宪派的支持下，黎元洪很快从“黎菩萨”变成黎都督，掌控了湖北的局面。黎元洪这个首义都督，一时间俨然成为革命领袖，武汉成为起义各省的核心。但是，很快到来的北洋军的进攻，汉口和汉阳的失陷，让黎元洪气势大减，谈判代表不得不移师上海。南京的光复，则让革命党势力大增。此消彼长，南方也就没有同意袁世凯主张的市场。等袁世凯悟到这一点时，急令前线的冯国璋罢兵，木已成舟。

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，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，那么袁世凯就得以武力扫平起义各省。尽管北洋军能战，但毕竟兵力不足，更关键的是，军饷军费都不继，一个武汉战斗，已经耗尽了皇宫的内帑，清政府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应急了。财赋之地的南方，已经叛乱，而列强又不肯给清政府资助。当然，如果袁世凯坚持要打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当年的战事，装备水准低，只要弹药和粮食供给得上、士兵乐意效

命，仗就可以打。但是，这样打下去，即使是袁世凯，也完全没有胜算。那么多起义省份，武汉的革命军不中用，谁知道哪个地方就冒出一支能打的军队来呢？如果有幸战而胜之，当然万事皆遂，万一战败了，他的本钱也就没了。要知道，北洋不过六镇（六个师），能战的老兵，只会越打越少，袁世凯本钱有限，真的要是丢了，他可就输到家了。

再看起义各省，说起来每个地方都当家做主，大肆招兵扩军。革命阵营，骤然之间，就有几十万大军，而且规模还在继续扩张中。此前一个省，不过一旅正规军，现在则可以有四到五个师，遍地的师长旅长。但是，这些军队，大多为刚招的新兵，从前经过点训练的老兵，都成了军官。而且还有大量的会党、土匪、流氓混入其间。南京光复之后，长江下游成为南北对峙的主战场，光集聚在南京附近的北伐军，就有二十几万，各个系统，各地的军队都有，甚至还有来自广东、上海、浙江的女子北伐队。这样的军队，不仅纪律不佳、战斗力极弱，而且自由散漫、极端民主化。士兵变成的军官，很多人急于享乐，有钱就找小老婆、逛窑子、找情人，干别的都行，就是打仗不行。

虽然说，各省革命军开初组建的时候，由于有各省藩库里的结余，军费还可以支撑，但是，这些结余很快就被耗光，军队扩张无节制，加上又开到新的地方，所以，北伐军最大的问题，也是经费无着。当然，这些杂乱的军队，训练和整顿都谈不上，战斗力基本上等于零。好在，所谓的前线，根本就没有战事，所有的北伐军，都在当地吃喝玩乐，军费花光了，就哗变抢劫。各军中比较好的广东部队，最后遣返回乡之际，很多军官都带了当地的女人，别的军队，就不用说了。所以，尽管革命党内部不乏反对孙中山让位的意见，但实际上孙中山却硬气不起来。

北洋军人少，无力也无心扫荡革命，而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，但多半是虚张声势，也没有能力北伐、扫荡北廷。关键是，袁世凯也不了解起义各省的实情，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各省，他的确不敢想能再做一次曾国藩，挽救这个朝廷。反过来，革命党要想革命成功，似乎最便捷，也最可行的方式，就是劝说袁世凯反正。同时，我们知道，其实起义各省，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若立宪派，即使临时政府的组成，也是如此。各个部门，如果是革命党的主官，那么肯定要有个立宪党人的副

手，反之亦然。连临时政府的开办费用，都是立宪党人领袖张謇出面张罗来的。而立宪党人，相对于孙中山来说，他们更喜欢袁世凯，也更喜欢让革命变得更平和一些，不流血的反正能达到目的，当然最好。只是，即使是立宪党人，面对一个已经丧失威信、令他们伤心的皇室，显然没有心情维护之。对他们来说，如果有机会选择一个更先进的制度，何尝不可以试试。当初拥护立宪，是因为担心清廷的阻抗，革命的破坏，现在已经革命了，这样的担忧也就没必要了。

所以，对于当时的情形，尽管袁世凯不无遗憾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逼到墙角，别无选择，只能同意共和，同意接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。无疑，对他和他的北洋系来说，这都是唯一的选择，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于是，南北和谈，顺利达成协议，刚刚还率领众将官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的“北洋之虎”段祺瑞，只能摇身一变，通电拥护共和。尽管很多北洋军的将领，未必喜欢清朝的倒台，对共和更是没有感觉，但三年没有主公袁世凯的日子，让他们深切地感觉到了主公的重要性。在满人和袁世凯之间，选择袁世凯是当然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政治上，袁世凯的选择，就是他们的选择。共和也好，立宪也罢，一切以袁世凯为归依。1912年1月1日这天，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的宣告，实际上等于按下了一个新中国模式的按钮。这个按钮一旦被按下，中国就只能选择共和了。

当然，满人还没有完全甘心，袁世凯也不便武力逼宫。易代之际，戏总是要做足的。不甘就这样缴械投降的满人亲贵，铁良、溥伟和良弼等人，组织了宗社党，妄图做最后一搏，有人甚至准备组织满人军队和警察，在最后时刻出来，拼力一搏，有人还张罗给所有的满人发枪，摆出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。只是，经过两百六十多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，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雄风。不仅没有人做敢死队，即便传说汉人要杀光他们，他们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。即便是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，也没有这个胆儿。在御前会议上，带兵的亲贵，都说不知兵，不能带兵打仗，而一个从来没带过兵的花花公子溥伟要请缨上阵，却又没人相信他。满人唯一能指望的人，就是那个带兵攻下汉口和汉阳的“北洋之狗”冯国璋。说是只要有钱给他，就可以上阵。可是可怜的隆裕皇太后，却又拿不出钱来，当年西太后攒的那点金子，都已经给了袁世凯，让王公大臣们捐献，又没有人肯出血。其实，即使能